

“江西填湖广”从何处来？

长江流域“晒”文化基因

据新华社电(记者喻珮)人们常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上长江流域的移民浪潮有何渊源？日前，“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四省一市家谱文化展”在武汉揭幕，展出鄂湘赣川渝五省份收藏的重要家谱展品，呈现了长江流域的家谱文化与迁徙记忆。

“元明清以来，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的东西方向移民，深入促进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湖北省图书馆方志馆助理馆员汪禹说。

展品之一明代官员包汝楫《南中纪闻》记载：“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写出了明清时期湖北、湖南因土旷人稀，成为东西南北交流的“大熔炉”。

展览中，家谱的一支一脉，为移民文化提供了佐证。记者看到，展出的多部古籍、宗谱中不乏地域迁徙方面的记载。比如，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民国木活字

本《周氏宗谱》中记载的“瓦屑坝”，正是民谣“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中所指的地点，也是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重要集散地。

瓦屑坝是如今鄱阳湖流域的一个古老渡口，这里的水路辽阔，当年南方移民沿河而走，逐水而居，在迁徙途中从鄱阳湖集结，沿水路迁往鄂、皖等省，汪禹说。

而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中，众多家庭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进入四川谋生，其中以湖北、湖南人口最多。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光绪九年刻本《牟氏宗谱》不分卷，记载了其始祖于明洪武年间，从湖北迁至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的史实，是这段历史的佐证之一。

国家图书馆党委副书记王晓东说，如此广阔时空内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不仅加速了各地域文化的融合交汇，也加速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

广州考古清理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419处

新华社电(记者邓瑞璇)记者8月16日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该院近期对广州黄埔甘草岭遗址西区(二期)开展考古发掘，目前已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419处。

其中，墓葬143座、灰坑窑穴140个、柱洞125个，不同遗迹相互迭压打破的现象很多，表明遗址延续时间不短。出土的文物主要有泥质陶圈足罐、夹砂陶鼎以及石钺、玉钺、玉镯、玉环等341件(套)。

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甘草岭遗址西区(二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有先秦时期遗存埋藏。2024年4月初开始，该院对这一区域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对甘草岭遗址东区(一期)进行了考古发掘。甘草岭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共揭露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304座，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702件(套)。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介绍，该遗址是目前广东地区揭露墓葬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迹现象复杂，包含物丰富，出土遗物众多。

十多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发掘了榄园岭、陂头岭等十余处重要的早期遗址，清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古墓葬、灰坑、窑穴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玉石器等文物。

“这为构建广州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初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也为早期岭南探源工程项目的持续推动和深化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强禄说。

雨 很温柔地下(外一首)

陈继伟

雨 很温柔地下
卷曲了的树叶
渴望着雨来敲打
等了一夏
不会又是
轻轻地来 又悄悄地去吧
既然选择了蓝天
就不要眷恋与小草为伍
生命
总需要和痛埋藏
让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最好带着风
把残枝败叶都撕去
累累伤痕
才能将岁月铸成峰

风雨里

起风了，树枝抖擞着枯叶
雨还未下，云朵在层层叠加
正漫延成一片灰白的海
风云聚变，电闪雷鸣
狂热散去，街道渲染成夏日戏台
焦灼的人们都是今天的主角
迅风密雨，满是碎玉声
街道成了流淌的沟渠
天苍苍 地茫茫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
让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以暴雨为背景
我把繁忙典当给过去，扎根于雨里
扮演着逆行行走的少年
于涛声中，跨过历史的栅栏
踱步到水穷处，生死一抛，放歌逍遥

作者简介：陈继伟，男，广东高州人。生活很淡，人生平凡，爱好文学，虽无建树，却乐在其中。偶有作品发表于省市报刊。



▲施绍汉在打磨木头，制作烟墩大鼓(8月15日摄)。



▲施绍汉在查看晾晒的牛皮，准备制作烟墩大鼓(8月15日摄)。



▲施绍汉在给木头去皮，准备制作烟墩大鼓(8月15日摄)。

▲施绍汉在擂鼓(8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25代手艺人：让千年烟墩大鼓越擂越响

新华社电“我八九岁开始跟着爷爷学鼓，40多年来制作了大大小小的鼓2000多面。如今，几个孙子也在放假时跟着学做鼓。我相信，烟墩大鼓的制作技艺一定会一代代传下去的。”广西灵山县烟墩镇六加村委沙塘村村民施绍汉说。

1964年出生的施绍汉是家里第25代烟墩大鼓手艺人，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据他介绍，烟墩大鼓历来都是纯手工制作，做一面2.5米高的大鼓需25天左右。

烟墩大鼓脱胎于广西古代铜鼓，是灵山县烟墩镇一带独特而古老的传统艺术。当地的壮族、汉族先民以鼓作为驱赶猛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演变至明后期，打鼓逐渐成为一种庆丰收、贺瑞年的娱乐活动，流传至今，成为极具特色的地方民俗。

传统的烟墩大鼓鼓面直径1.3至1.8米，鼓高2至

3米，鼓重200—350公斤，大鼓鼓身用樟木、楠木或松树挖空树心，蒙上本地上的牛皮，整个鼓体无一颗铁钉，大鼓的音质、音高、音准等全凭匠师个人经验进行调试。经过一代代制鼓人的探索和积累，烟墩大鼓工艺不断改进创新，形成了不同规格、不同品种的系列产品，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音色上都独具特色。

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施绍汉又摸索自创了10多种不同类型的烟墩大鼓，最小的鼓仅50厘米高。

“除了烟墩镇一带的乡村，烟墩大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也经常去一些学校展示烟墩大鼓。将来，烟墩大鼓一定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一定会越擂越响！”施绍汉坚定地对记者说。

烟墩大鼓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每逢传统节日以及重大喜庆活动，当地民众都会擂鼓欢庆。